

引 子

战斗的号角吹响了！

将帅们在挥动巨手！

勇士们在冲锋拼杀！

这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英雄部队。她诞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前身主要有红 5 团、红 24 师、红 10 军团、浙南红军挺进师、红 3 团、红 9 团等红军团队及南方 8 省的赣粤边、湘赣边、皖浙赣边、浙南、闽西南、闽粤边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在项英、陈毅、方志敏、谭余保、粟裕、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支英雄部队在陈毅、粟裕、张鼎丞等亲自率领下挺进江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首战卫（韦）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浴血奋战上、下会，毙伤日军 300 多人，肖国生等 58 名将士壮烈殉国。战后追悼会上，出现了 20 名和尚，他们决心做佛事 7 天，超度英灵！并要求新四军发给武器，为烈士报仇，全场轰动。陈毅司令员亲自撰写悼文：

一颗炸弹粉碎了我的心田！我神经震撼，我心志昏眩，我口禁目呆，我稍定心之后，流下了我数年不会出眶的眼泪。

茅山的风雪，长江的波涛，江南数万同胞的怒吼，都在

追悼我们的抗战英雄肖国生的死去。都在准备着向敌寇复仇！

我们应该以更大勇气来继承他们的事业。流尽我们最后一滴血，不让敌人还生，这就是我们在肖国生同志英灵之前的宣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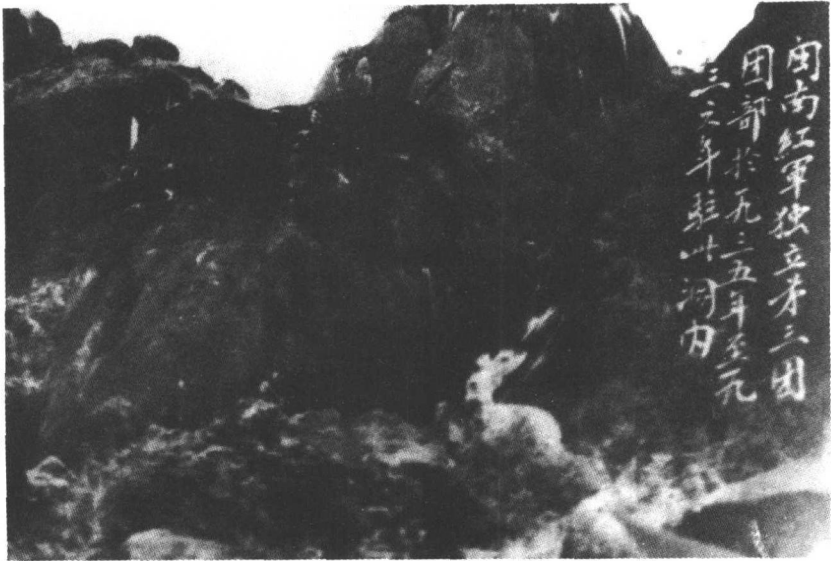
司令员的悼言，令人刻骨铭心，激励着指战员们奋勇拼杀，驰骋在杀敌的抗日战场。贺甲村歼灭战，部队冒雨向敌发起强攻，连续26小时酣战拼杀，全歼日寇武村中队长以下168人，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诬蔑新四军“只能打小仗，不能打大仗”的无耻谰言，受到延安总部的通电表扬。江南人民称赞这支部队为“老虎团”，侵华日军也称这支部队为“老虎”部队。从此，部队虎威勇贯长虹，雄风汹涌大江南北——西逼金陵城下，东捣上海市郊，北上决战苏北黄桥，南下苏、浙称雄于天目山……攻城夺池，越战越勇，越来越强大。

在解放战争中，这支英雄部队似狂飙呼啸沙场，如猛虎攻必克、战必胜，善打大仗、硬仗、恶仗。挥师战莱芜，一个师歼俘敌2万余人；飞兵孟良崮，击毙敌中将师长张灵甫；鏖战豫东，活捉敌兵团司令区寿年；逐鹿淮海，我苏6纵队（军）同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及豫皖苏5个团的兵力抗击国民党2个兵团，包括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的战车旅在内的近十几万人的轮番进攻；打过长江去，第一个攻占江南铜陵县城，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焦急的脸上顿时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三年解放战争，共计歼俘敌30余万人，威名远扬，被人们誉为中国的“老虎军”。

朝鲜战争爆发后，勇士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10个月歼俘美、李军3.7万人，为保家卫国和世界和平弹奏出了一曲壮美的胜利赞歌。

……

亲爱的读者，还是让我们翻开第24军的辉煌历史，一页一页地看下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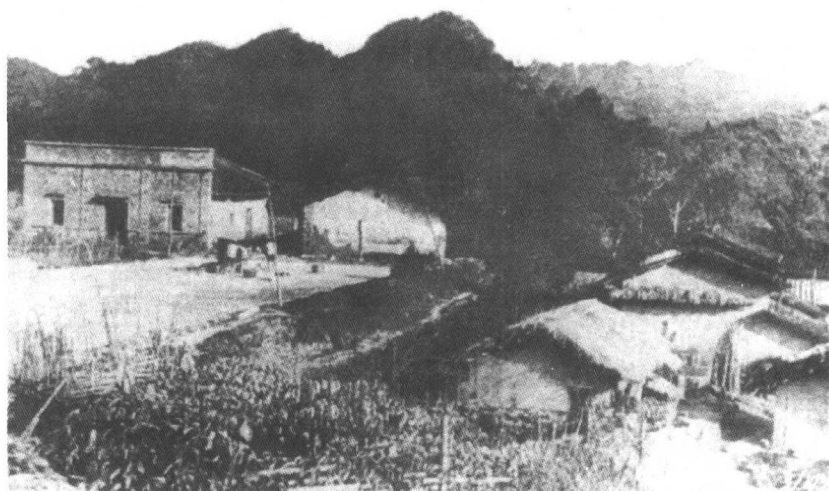
1935年至1936年，紅3團團部住此洞內，領導部隊堅持艱苦卓絕的游擊斗争



閩西南紅軍游擊隊經常活動的地區，永定金丰大山



湘赣边红军游击队主要活动区域——武功山



1934年8月中共闽粤边特委及1936年6月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
成立地点——平和县邦寮

第一章 热血南国映日红

1. 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为不影响士气他强忍剧痛，挥枪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危难时刻谭余保挺身而出，毛泽东树在这里的红旗绝不会倒。为传达中央指示，陈毅装扮成大商人模样在九陇山找到了湘赣红色独立团……

这里是鲜血染红的土地！

这里有毛泽东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

这里是湘赣边区，她是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南方著名的8省15个游击区之一，位于湘赣两省边界的罗霄山脉中北段，其中心区域武功山，群峰叠嶂，地势险峻，有着开展游击战争的良好地理条件。

1927年秋。

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季节，从长江到湘江，从上海到南昌，从城市到乡村，白色恐怖笼罩大地。自称是三民主义信徒的国民党将军们，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掉一人”的屠刀。一时间，几乎天天都能听到共产党人及“嫌疑分子”被枪杀处死的噩耗。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并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武装起义和农民暴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构成

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9月9日清晨，旭日东升，彩霞万道。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毛泽东看到工农革命军兵分3路向平江、浏阳、萍乡进发，心情异常激动，奋笔疾书，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随即，毛泽东率部来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湘赣边区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11月间，万安、泰和、安福、永新等地农民，在党领导下举行武装暴动，建立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袭击反动政权，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4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辗转进入宁冈县，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继而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7、8月间，国民党反动派从湘赣两省调集重兵，向湘赣苏区进行两次“围剿”，为保存力量，由肖子龙率领万安、泰和、安福等地赤卫队，转移到兴国县一带活动，并改称“兴万泰”游击队。

1931年9月，“兴万泰”游击队从兴国县回到湘赣边区，充实了经治愈后的红1方面军的伤病员，扩编为独立营。由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谢绍安任独立营营长。

11月中旬，敌人以5个师的兵力分别占领莲花、永新、永明、攸县、茶陵等地区，向湘赣边地区实施“围剿”。中共湘赣省委组成临时前委，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并统一指挥独立师、独立团、独立营、赤卫队等地方武装，进行反“围剿”，以伏击、袭击、破扰等手段打击敌人，迫使敌人于1932年3月撤离湘赣苏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1933年3月中旬，敌人以湘军两个师，又一次向湘赣边区发动“围剿”，占领了永新、莲花等县。红军独立营积极开展游击活动，配合主力红军进行反“围剿”斗争。5月，敌人的“围剿”被打破。6月，湘赣苏区红军与湘鄂红军一部队合编，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

1934年6月，独立营和红17师已愈的伤病员与地方赤卫队扩编为湘赣省军区红军独立第5团（简称红5团）。改编时，原准备将红5团和赣南红4团合编为红6军团的第19师参加长征。8月，红6军团主力奉命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离开湘赣边地区西征。红5团奉命坚持原地斗争。

红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之后，中共湘赣省委在永新县牛田进行了人员调整补充，健全了湘赣苏区党政军领导机构。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陈洪时，湘赣省委副书记、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湘赣军区下辖5个独立团和军区直属队，共约3000人，其中独立5团1000余人，加上各分区机关和各县区武装，总兵力5000余人。

9月中旬，国民党弄清了苏区的红军实力和活动情况，开始大规模联合“清剿”。独立第3、5团和省政治保卫大队等奉命防守省党政军机关驻地牛田，同国民党军第62师的飞机大炮艰苦相持，兵力消耗很大，被迫退出阵地，将党政军机关和主力向武功山区转移，以凭借有利地形，同国民党“清剿”部队周旋。

11月上旬，萍乡保安4团2个中队偷袭泰山区的袁家村。独立第3、5团奋力反击，毙伤保安中队80余人，取得了反偷袭战斗的胜利，民心和士气大振。但省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实力被暴露，不得不向泰山区的长源头、芦台村一带转移。

12月下旬，国民党军第53师一部在莲花、萍乡、宜春和安福等县保安团、队配合下，步步紧逼，直扑湘赣省党政军机关驻地长源头和芦台村，以寻找红军游击队主力决战。为阻敌突入泰山区，独立第3、5团奉命于长源头一带进行坚决抵御。战斗从上午9时打响，敌53师集中成连成营的兵力，轮番向独立团阵地冲击，战斗异常激烈，

双方相持至下午 4 时左右，国民党军集中了越来越多的重机枪、迫击炮，向独立 3、5 团阵地狂扫滥炸，阵地顿时被猛烈的炮火吞噬，碉堡、工事全部被摧毁，坚守前沿阵地的省教导队伤亡过半，其他阵地人员伤亡也很大。下午 7 时，国民党军分数路发起总攻。为避免更大损失，省委只得下令部队撤出战斗，一同越过武功山主峰金顶，向深山区观形、双园坪转移。

1935 年 1 月 18 日，国民党军 77 师颁布了《武功山附近地区清剿工作计划》，任命该师 230 旅旅长胡良玉为“清剿”指挥官，限 2 月 15 日前“肃清”红军游击队。1 月 30 日，胡良玉率旅部进驻安福县的洋溪，以武功山为中心目标，在军事上，实行“分进合击”和“梳篦”战术；在政治上，推行“移民并村”，强化“保甲连坐”制度，实施“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株连法；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封锁政策，禁止群众携物上山。

2 月初，省委命令独立第 3、5 团向莲花方向突击。当部队行至莲花县的虎头岭时，遭莲花保安 10 团和县“铲共义勇队”以及萍乡保安 4 团的袭击。司令员彭辉明沉着果断，迅速指挥部队反击，夺回了制高点。但彭辉明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为不影响士气，他强忍伤痛，挥枪冲在队伍前面，带领部队一举攻下好几座山头，将敌压到了山下，经过激烈的肉搏战，独立第 3、5 团指战员在彭辉明司令员的鼓舞下，歼敌 1 个保安大队，缴枪 40 余支。但独立 3、5 团伤亡也很大，彭辉明身上 5 处中弹，壮烈牺牲，使红军游击队在重要时刻失去了一位骁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这对整个湘赣边游击区的斗争是一个重大损失。

严酷的反“清剿”斗争形势，使湘赣省委多数人初步意识到，继续集中部队与强敌硬拼，难以摆脱被动局面，必须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和策略。为此，省委于 4 月初在棋盘山附近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缩小目标，分散行动。

4 月间，独立 5 团奉命向湘南进发。行至茶陵晓田时，遭国民党军第 18 师截击，2 营伤亡严重，剩下不足百人，分别编入 1 营和 3 营。此后，兵分两路行动。1 营在赣南和湘南征战两个多月，最后仅

剩下 71 人，于 6 月初陆续返回武功山区，湘赣省委将其改为湘东南大队，活动于茶攸莲边界的柑子山一带。3 营在新田、嘉禾一带转战。不久，与独立 4 团 30 多人会合，一同返往武功山区，行至莲花龙口时，被敌击散，有 20 余人在棋盘山找到了谭余保，还有五六十人直到 7 月中旬才与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取得了联系。

独立 5 团是当时湘赣军区的主力部队，本应留在边区，利用武功山区的有利地形和条件，分散游击，坚持斗争。但陈洪时和湘赣省委的一些领导人不从实际出发，将部队派往湘南，结果，使独立 5 团仅剩下 100 余人。

5 月底，湘赣省委在太平山再次召开常委会议。陈洪时、谭余保、王用济、谭汤池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由谭余保，刘发云去湘南找蔡会文部，了解独立 5 团情况，并设法恢复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派王用济、谭汤池到湘东南特委工作；陈洪时留在省委机关。这次会议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实际上掺杂了陈洪时的个人动机。他利用大家急欲了解外部形势和得到上级指示的心情，借口省委和省苏（维埃）分开行动，支走了谭余保、王用济等人。会后不久，又将旷金媛和白区工作部长刘炳高，派往萍乡一带，将省特务队派往攸县，省委机关只留下十几个人。这时陈洪时见时机已到，便通过其干爹陈正祥的关系，暗中与国民党政府萍乡县县长、江西第 2 区“剿共”司令官危宿钟相勾结。6 月 14 日，陈洪时带着秘书长龙承绪等 12 人，携枪支弹药、译电密码和文件等，在萍乡投靠了危宿钟，当上了国民党军队的上校招抚员，积极地为国民党政府的“招抚”效力。

谭余保等行至茶陵县的尧水附近时，同去的刘发云突然投敌。为防其破坏，谭余保果断地决定放弃去湘南的计划，回武功山寻找省委，6 月底，在武功山区首先找到了茶攸莲县委机关，得知陈洪时也已叛变，省委常委只剩下自己和王用济、谭汤池 3 人。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在残局面前，谭余保不畏艰险挺身而出，决心重整旗鼓，他多方奔走联络，并派人四处寻找省委其他领导人和失散的干部、红军游击队员。经过一番艰苦的筹划，于 7 月在莲花县的棋盘山主持召开了干部紧急会议。会上，谭余保通报了陈洪时叛变的情况，

他要求红军游击队坚决肃清陈洪时叛变的恶劣影响，开展反动摇、反叛变斗争，纯洁队伍和组织，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继续坚持斗争。他说：“湘赣苏区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走了陈洪时，带不走老百姓的心，毛泽东树在这里的红旗决不会倒。

会议决定把巩固内部、反对叛徒的斗争作为首要任务。同时，确定了党在湘赣边长期斗争的行动方针。即以武功山为依托，建立游击根据地，隐蔽分散，保存实力，伺机出击，开展群众性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并决定：撤销原湘赣省委、省苏和湘赣军区，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以谭余保为书记，曾开福为副书记；成立湘赣省军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谭余保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曾开福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游击司令部司令员。

棋盘山会议，是在湘赣边区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的紧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开创湘赣边游击战争的新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会后，湘赣边游击司令部收拢失散人员，以独立 5 团为基础，整编为游击司令部第 2、3、4 大队，主要担负作战和开辟游击根据地的任务。此外，还组建了 1 个教导大队，随省委行动。

8 月，2 大队由两名化装的女战士配合，在攸县智擒国民党地方武装的侦探头目罗根元，拔掉了对游击队危害较大的一个钉子。接着，游击队小分队在莲花县门塘烧毁“铲共义勇队”碉堡 1 座，打死队长，缴枪 5 支和一部分弹药。不料这时省委宣传部长周杰在陈洪时等叛徒的阴谋策划下投敌叛变，带着莲花县保安团，将仅有 40 余人的省委机关和教导队，围困于茶攸莲边界的柑子山一条狭长山沟里。周杰叫嚷要用 5000 块银元悬赏捉拿谭余保。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谭余保利用大茅山作掩护，巧施调虎离山计，指挥机关和教导队与敌周旋一昼夜，跳出包围圈，安然脱险。

1936 年初，湘赣临时省委、游击司令部，将从各地寻找回来的失散游击队员，组建成第 4 大队，原第 4 大队改为第 1 大队，同时对第 2、3 大队进行了调整充实。这时游击队兵力有 300 余人。2 月，

司令员曾开福率领小分队，到茶陵的龙头铁矿，抓来了大土豪周纪勋，迫使其交出价值万元的钱物，解决了游击队的给养，极大地震慑了当地的地主豪绅和保甲长，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5月，1大队一举摧毁了安福严台、烟竹等地的碉堡，建立了安福罗家屋游击根据地。2、3大队分别在莲花县棋盘山、安福县牛路和永新县的铁镜山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从而为游击队提供了赖以生息的地方和开展游击战争的立足点。6月中旬，1、4大队抽调人员组成一支精干队伍，在段焕竞、刘培善带领下，从安福县罗家屋游击根据地出发，奇袭吉安县油田区公所，全歼区保安中队，缴枪30余支，军服数十套。返回途中又化装成保安团，在安福破头村未发一枪，俘地主武装1个分队，缴枪10余支，子弹数百发。12月，3大队30多人从安福南乡筹款返回，途经坪桥时，与前来伏击的安福保安团300多人遭遇，游击队采取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的战术，英勇机智地将敌击退，俘20多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子弹数百发。打击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

随着红军游击队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和战斗力的增强，湘赣临时省委于12月12日，在安福县的三江村，将部队改编为湘赣红色独立团，段焕竞任团长，刘培善任政治委员。原来的4个大队均改称连，意在扩大红军影响。部队改编不久，临时省委即由深山迁至罗家屋游击根据地。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国民党当局在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同时，却继续推行“北和南剿”政策，加紧对南方游击区“清剿”。

为挫败敌人的阴谋，配合边区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1937年2月，红色独立团获悉国民党安福县县长朱孟珍正在该县洲湖巡视“督剿”的消息，段焕竞、刘培善立即带领从各连抽调的100余名游击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进安福县洲湖区公所，消灭1个保安中队，缴长枪30余支，短枪10余支，机枪两挺，子弹数箱，击毙中队长欧阳根，活捉并根据群众要求处决了朱孟珍。对所俘人员，经教育，全部释放，将没收的财物就地分给群众，在场的人们高举火把，欢呼“红军又回来了”。

洲湖战斗的胜利，使红军游击队声威大振，国民党安福县当局恐慌万状，惊呼“千余共匪进攻安福，县长殉难”。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也十分震惊，急忙调集了数倍于红色独立团的保安团、队，对安福县一带山区进行封锁“搜剿”。叛徒陈洪时等则加紧了他们的“招抚”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红军游击队。早在1936年12月，陈洪时就派遭两名密探，假装携枪投诚，打进了游击队内部。曾开福有意将两名密探安排在自己身边的省教导队，以便保持同陈洪时的联系，寻找时机投敌。6月，省委机关在安福县城附近山上宿营，他借口布置检查岗哨，携带枪支和600元法币，向国民党安福县政府投降，当上了国民党江西调查大队大队长。

谭余保在曾开福出走不到1个小时，便敏锐地预见到了险情，及时将指挥机关和部队向陈山、铁镜山游击根据地转移，同时派人通知有关联络点做好应变的准备。曾开福叛变后，与陈洪时、周杰等叛徒一起，带保安团3000多人，对安福县罗家屋等游击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月余的封锁“搜剿”。曾开福熟悉游击队活动规律，派出大批密探到游击队联络点，谎称与谭余保接头，企图诈捕地下党组织的干部和游击队员。游击队在谭余保直接指挥下，改变过去的活动规律和联络办法，规定了一整套行军宿营的纪律，并不时制造假情报，让叛徒扑空。游击队还化整为零，在乡村秘密发动群众，严惩叛徒密探，打击其嚣张气焰。7、8月间，正当叛徒带着保安团疲于搜山、一无所获时，游击队却在远离武功山的九陇山一带频繁出击，并恢复了九陇山游击根据地，部队活动范围扩大到了井冈山、宁冈等地。

湘赣边的人民群众有着优良的革命斗争传统，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红军游击队的存亡紧紧连在一起，为红军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牺牲。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边区群众常被以“济匪”、“通匪”等罪名遭到屠杀。红军游击队活动过的长源头和芦台村，一次就被国民党“清剿”部队杀害群众数十人，烧毁房屋40余幢。吉安县一位秘密交通员的母亲，因掩护到家里取情报的红军游击队分队长彭寿生，被国民党保安团团丁吊在房梁上拷打，她宁死不屈，始终没有说出彭寿生等人隐蔽的地方，结果被活活烧死。

在莲花县，有一个叫王桂莲的妇女，多次为游击队执行联络任务，帮助游击队及时脱离险境。一次国民党保安团抓她带路进山“清剿”，她故意带着保安团兜圈子，保安团头目觉察后，将她捆绑起来抽打，王桂莲被打得鲜血淋漓，仍然坚贞不屈，保安团头目恼羞成怒，下令剥光她的衣服，割去她的双乳，惨无人道地将她折磨至死。永新县上埠村群众贺香益，因不肯为国民党带路“追剿”游击队，被国民党军割断脚筋，直至摧残身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从此，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党中央随即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整编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日的建议，经两党多次谈判才达成协议。10月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了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的命令。

10月4日，陈毅奉命由赣州来到吉安，同国民党吉安行署专员刘振群就湘赣边游击队改编事宜进行谈判。双方就停止军事行动，游击队集中整编地点、给养和设立新四军通讯处等问题，达成协议。下旬，陈毅为了向湘赣边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吉安谈判的情况，装扮成大商人的模样，带着项英亲笔信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等文件，在九陇山找到了湘赣红色独立团。陈毅在红色独立团首先见了段焕竞和刘培善，向他们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解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意义。段焕竞、刘培善认为，陈毅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是一位有名的红军指挥员，这次又是带着项英的亲笔信来的，虽一时难辨真伪，但事关重大，不能贸然处置。他们派人将陈毅送往永新县境内的铁镜山临时省委驻地，让陈毅与谭余保直接面谈。

在铁镜山，谭余保对陈毅的突然到来满腹疑虑，他见陈毅穿着气派，便把他当叛徒绑了起来，硬要他交代当叛徒的经过，并几番威胁要把陈毅当叛徒和国民党的说客杀掉。陈毅镇定自若，一面热情赞许谭余保坚定的革命立场，一面耐心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以自己坦诚的胸怀和雄才大略，显示了一个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风度。双方的反复交谈和陈毅的精辟见解，使谭余保逐渐意识到，事情可能会出乎自己的预料，深思熟虑后，他接受了陈毅的意见，决定派人到莲花县和吉安了解情况。结果，证实了国共合作确有其事。谭余保是在危难之际擎起湘赣边游击斗争大旗的群众革命领袖，在这次重要的会见中，虽然由于当时特殊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局限，产生误会，但他毕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具有高度组织纪律观念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在他一经弄清了事情真相后，便当即坦诚地向陈毅赔礼道歉，果断地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决定。

陈毅离开湘赣边后，谭余保为了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尽快适应历史性转变，于 11 月下旬召开会议，学习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和党中央有关文件，他强调指出：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每个党员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拥护国共合作，摒弃前仇，一致对外，党员干部要带头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愉快地接受整编。会议决定立即将党中央的指示传达下去，并通知各游击队下山改编。月底，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分别从武功山、九陇山、铁镜山等地下山，来到莲花县垄上村整训改编。

1938 年 1 月中旬，项英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来到垄上看望了部队，并将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1 支队 2 团 1 大队，后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 1 支队第 2 团第 1 营。

2. 毛泽东、朱德撒下红军火种，赣粤边游击区成为中央苏区的西南门户。红军战士几乎过着野人般的生活，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自豪地高歌：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司令员李乐天，一连击毙几个敌人后，从容地举起了左轮手枪

赣粤边区位于江西省南端与广东省北部交界处，中心区域在信丰、大余、南雄 3 县毗邻油山一带，是赣南心脏赣州通往粤北重镇韶

关的必经之地。这里群山连绵，地势险要，森林茂密，是红军游击队生存发展、回旋辗转的战略要地。

1925年至1926年，从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陆续回来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以曾昭秀、李乐天、郭一清等同志为首，先后在南康、信丰等县建立了共产党支部，组织工会和农民协会，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10月，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八一”南昌起义军由东江地区折回湘南时，在南雄、信丰各地留下少数人员和一部分枪支，指示地方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2月，李乐天、曾昭秀、郭一清、罗贵波等同志领导南雄、信丰、南康等县农民举行起义，分别成立苏维埃政府，建立赤卫队，积极开展武装活动。5月，由李乐天、刘子明率赤卫队奔赴油山，开辟以油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赤卫队改称为油山红军游击队。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红4军向赣南、闽西进军，从井冈山到瑞金建立中央苏区。在经过南雄绵波时，留给油山红军游击队一部分人与枪，充实了游击队的力量，撒下了红军火种。

1930年冬至1931年7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二、三次围剿的同时，赣粤边地区的“民团”、“靖卫团”、“铲共团”等反动武装，经常向根据地进攻，形成拉锯式的斗争形势。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3次反革命“围剿”彻底破产后，1932年5月，广东军阀陈济棠集结重兵向赣南地区进犯，赣粤边根据地一时遭到严重破坏。7月初，中央红军第1、3、5军团回师赣南，发起水口圩战役，击溃粤军15团。赣粤边区红军游击队进行密切配合，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赣粤边根据地得到了恢复，与党中央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自此以后，赣粤边游击区成为中央苏区的西南门户。

1934年6月，为统一领导和指挥赣粤边区革命斗争，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以李乐天为主席的赣粤边军政委员会。10月，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长征。为了加强和统一赣粤边游击区的领导，中共赣南省委根据中央分局的指示，于12月初，在雩都小溪成立中共信（丰）、（南）康、赣（县）、（南）雄特别委员

会，李乐天任书记。同时成立信康赣雄军分区，李乐天任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几次急电项英和中央分局，要他们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由苏区斗争转变为游击区的斗争，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并对中央苏区如何坚持游击战争作了具体指示。项英根据中央电报指示精神，立即召开中央分局会议，决定将所有留守中央苏区的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分为9路向外突围，在中央苏区周围开展游击战争。

2月下旬，赣南军区参谋长龚楚带领红24师的71团1200余人，突围来到油山，作短期停留后，留下2个连在北山，大部向湘南转移。

3月9日，项英、陈毅和中央分局委员贺昌率红24师70团最后撤离中央苏区。贺昌和红24师师长周建屏率该师70团一部首先到达会昌县归庄，遭国民党军第8师阻击。项英、陈毅率红24师70团另一部渡河受阻，被迫择地隐蔽。在收容打散的红军时，陈毅巧遇原代英县委书记曾纪财。曾是信丰人，对这一带地形熟悉，项英、陈毅让他带路突围。3月下旬，项英、陈毅一行，在信康赣雄地下交通站的护送下，安全抵达信康赣雄县委所在地信丰蛤蟆岭。接着信康赣雄特派员将项英、陈毅接到油山廖地，与李乐天、杨尚奎等特委领导人会合。

省委书记阮啸仙、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领的独立第6团及机关工作人员共1800多人，向信丰、三南（龙南、定南、全南）突围，遭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经几天几夜浴血奋战，最后只剩下80余人在蔡会文和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等率领下，于4月初陆续到达油山，与先行到达的项英、陈毅以及信康赣雄特委会会合。至此，突围到达赣粤边地区的红军和当地游击队共1400余人，在项英、陈毅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坚持游击战争。

4月上旬，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在大余县长岭村召开干部会议，蔡会文、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张日清等近70人参加了会议。

议。会上学习了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电报指示，分析了形势，研究和部署了在赣粤边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策略，项英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陈毅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我们要对新的形势有足够的认识，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发展游击战争，我们要插一杆红旗在山顶上，寻机打击敌人，扩大根据地。会议根据中央电报指示精神，结合赣粤边实际，提出了今后的任务：以油山、北山为主要根据地，依靠群众，在赣粤边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决定将红军游击队编成4个大队和若干个小队，分散活动，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

长岭会议之后，项英、陈毅率赣粤边特委、军分区和游击队100多人在北山的棚洞村，遭粤军和地主武装的袭击，队伍被打散。第2天，项英、陈毅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不住房宅，进山搭棚。根据项英、陈毅关于深度隐蔽，保存力量的指示精神，各游击队分成多至10人，少则3人、5人的武装工作组，农民装束，以各种职业为掩护，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组织群众参加和支援游击战争。游击队交通员赖文泰曾经当过铁匠，他经常挑担走村庄，赶圩镇，为群众补锅，做群众工作。杨尚奎会编蔑器，时常手持蔑刀走门串户，和群众交朋友，结同庚。使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致使国民党军难以找到红军游击队，“清剿”计划无法实现。

10月，余汉谋利用叛徒龚楚（5月2日，龚楚转移到湖南酃县黄茅时，即率部叛变投靠余汉谋军）破坏特委领导机关，发生了“北山事件”。10月13日，龚楚率国民党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诱使特委后方主任何长林叛变后，在北山龙西石以开会为名，胁迫游击队投降，游击队员奋起反击，除八九人冲出包围外，30多名队员壮烈牺牲。龚楚、何长林在搜捕途中偶遇游击队侦察班的吴少华，龚假借找项英、陈毅汇报工作为名，要吴带路。吴少华及时识破龚楚的阴谋，在到达营地时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听见枪声迅速转移，余汉谋的阴谋未能得逞。

余汉谋军在连续数月“清剿”中，未能消灭游击队。便于11月初，采用移民并村和赶群众出山“封坑”手段，进行更为残酷的“清剿”，妄图割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将游击队饿死、困死于空山之